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1231号

投稿邮箱:xinfukan2@126.com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言之有物,皆是文章。

灯笼果

麦子泛黄的时节,我就会想起灯笼果,想起躲藏在薄薄的外衣内果实留给我的甜美清爽滋味。想起用它自制的玩具——虽然简陋却给我带来童年乐趣的玩具。

灯笼果属多年生直立草本植物,它应该是没有学名的,在我们这里,有人叫它姑娘果。杨慎《厄言》云:本草灯笼草、苦耽、酸浆,皆一物也。修本草者非一时一人,故重复耳。燕京野果名红姑娘,外垂绛囊,中含赤子如珠,酸甘可食,盈盈绕砌,与翠草同芳,亦自可爱。由此可见,灯笼果是夹生在野草中的植物。它很渺小,没有苹果树、橘树那般高大;它也很卑微,不及苹果、橘子等水果高雅、甘美。但它于我有着童年永不磨灭的记忆。我甚至想象,它应该是这样生长的。

阳春三月,大地从沉睡中苏醒过来,灯笼果的种子也睁开了惺忪的睡眼,悄悄地萌发了。在霏霏春雨中,它开始生根、发芽,长出了细嫩的茎。在原野上,它和其他许多不知名的野草簇拥在一块,推推搡搡,唧唧我我,你挤我压地长成一片又一片绿油油的风景,在微风中摇曳,在阳光下闪烁,在春雨中沐浴。各种各样的野草中,有的开出了紫色的花,有的开出了金黄的花,有的开出了粉色的花,而灯笼果呢,自然是不甘示弱,翠绿的枝条上盛开了朵朵白色的小花,花冠向四面辐射,犹如一只优雅的小号。

春末夏初,小花凋谢了,从那里长出幼果来。麦子黄熟时,灯笼果也渐渐成熟了。它外面罩一袭橙红色的薄薄纱衣,仿佛一个穿了红衣裳的姑娘一样美,也像一盏盏闪烁在田野的红灯笼。金灿灿的果实就隐藏在薄衣内,好似害羞的小姑娘“犹抱琵琶半遮面”,让人顿生怜爱之情。

儿童放学归来早。那时城里的孩子放学后

要学工,农村孩子则要学农。下午四点就放学,回家后参加生产队劳动,做力所能及的农活。孩子天性爱玩,我们当然不会早早就去生产队干活,而是在回来的路上窜进田野里疯玩一阵。乡村五月的田野上,到处弥漫着一股热烘烘的腐熟味。放眼望去,麦子黄了,蚕豆老了,玉米拔节长高了,翠绿的身姿亭亭玉立。我们玩累了,肚子也饿了,就在田野里搜寻野味。覆盆子酸酸甜甜,牛甘果苦中带涩,最好吃的要算灯笼果了。田埂边,河滩上,很快就能找到它清秀的身影。它那碧绿的茎节不甚膨大,也不甚高,顶端渐尖,叶片呈羽状,非常秀美。枝叶上都有短柔毛,稀疏的枝条上结着两三枚灯笼果。这时候的灯笼果,已经熟透了,只要你一触碰它,它就掉落在地。小心翼翼地捡起来,去掉外衣,放进嘴里,轻轻一咬,即刻爆浆,甜美的汁液溢满口腔。吃上十多个,口舌生津,那甜甜清凉的味道,让你百吃不厌。

当然,野果是吃不饱的,更何况是这小小的灯笼果。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把灯笼果做成小灯笼当玩具玩。折断一根小树枝,在灯笼果的根部系上线,再把线的另一端系在树枝上,我们便提着灯笼一边走一边唱着歌。有时,我们用灯笼果做武器,你砸我,我砸你,有的被砸成大花脸,有的穿上了红花衣。大家你追我逐,嘻嘻哈哈,真是乐趣无穷啊。

今年初夏回老家,偶尔看见篱笆下面挂着几个红红的小灯笼果。我忙跑去摘下一颗,剥了皮,里面的果实如同红玛瑙。我舍不得吃,捧在手中端详,感受自然最后的馈赠,心里美滋滋的,它让我沉浸在儿时的回忆里。人到中年,走了那么多路程,忽然发现童年是那么美好,就像这一盏灯笼果在人生的路上明亮闪烁着。

上关于生活的疑惑,关于学习的迷茫。我沉浸在这芬芳的花香中,有的只是精神的宁静和心中的愉悦。

前年夏季,因大旱的节气与高温,家中多数植物干旱而亡。唯有栀子花坚持着,即使它只剩几片残叶伶仃地挂在树梢。后来索性连那稀零的残叶也没有了,只剩几枝干枯瘦弱的枝干。我曾遗憾地想这栀子花怕是活不成了,过了这么多月,我只是去给它略微地洒过几次水,想着让它稍有些水分的滋润,不要干枯得过于凄凉寂寞。但是栀子花熬了过来,它自己默默积蓄那一点一滴的力量,又开花了,而且开得这样盛,这样香。

我的脑中灵光一闪,想出了数学试卷上那道让我卡住了许久的数学题答案,快步走到桌子边,顺势抄起一支黑笔。我又抬起头看向了阳台上的栀子花,是它给了我力量,越过这小小山丘。

那白色的花瓣遮住了纤细的枝干,不断地流淌,流淌,流向人的心底。花和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但阳光总在风雨后,就如栀子花的生机盎然,充满希望。

千年古香樟树。

我们在饭店周边走走看看,饭店后门就是明月湾的更楼(原为寨门)。老板娘介绍,明朝嘉靖年间,西山地区的倭寇盛行。太湖运河沿水线的村落多遭过侵袭掠夺,为防御倭寇,村民们便集资建起村寨。明月湾这座寨门便建于明朝嘉靖年间,后来倭寇平息了,寨门便成了守夜打更人的更楼。望着眼前的更楼,仿佛听到了“咚咚咚”的打更声。千年以来,每个夜晚似乎它的声音,都依然飘荡在明月湾的上空。

饭后,我们来到了古香樟树下,顿觉凉爽,体会到了“大树底下好乘凉”。在古村里穿行,屋前房后、小巷深处,到处可见枇杷树,一颗颗金黄色的枇杷挂满枝头。过明月桥,沿着河边向前,看到古码头斜斜伸入太湖,传说古码头是旧时吴王与西施赏月的“浪漫仙境”,舟楫往来、热闹非凡,如今已成了明月湾的象征。站在码头上,阵阵湖风拂面,一幅古老的水墨画卷在面前缓缓铺开,浩渺的太湖,隐约可见的岛屿,绿树环抱的古村庄,西山岛的浪漫尽拥在怀。

五月夏“江南”,尝太湖美食,品珍珠般的枇杷,怎能错过明月湾古村落?期待与你在这里相遇,邂逅一份人间烟火和山水情缘。

春游拾美

有幸参加了建邺十景采风。迎着明媚的春光,一行人从莫愁湖公园西门出发,看过王翰洲故居,又驱车前往绿博园。

园内,跃然于眼前的大片郁金香,在湖水边、草坪上、风车下、水车旁,呼啦啦铺展出醉人的春色,满眼缤纷,自是目不暇接。一朵朵花亭亭玉立,红得热烈,如满溢生命热情的酒杯,真想端起一口干了;黄色花,明艳得好似荡漾着活泼的欢笑声,走近,花瓣里红黄花纹斑斓,熠熠闪光;杏色带粉,白色纯净的花,都像从童话世界里飘落而来;更有紫色花,深沉中透着高贵与神秘的气息。导游说,园内现有26种15万株郁金香,花开过,那些像小葱头一样的球茎,就要移走,每年到了九月份,重新新栽。花开一季,这些不可复制蓬勃万千春意的美,我们只想一个劲拍下来,留住花开的灿烂,日后好在心底不断酝酿那份独有的芬芳。

我们接着乘观光车,沿扬子江大道,先后来到南京眼步行桥和鱼嘴湿地公园。江风吹拂,大家聊着天,看蓝天下江面辽阔,指着不远处跨江而架的大胜关大桥和天后大桥,心下恣意畅然得想要撑帆去冲浪。

到莫愁湖公园时,一树树海棠花,比赛似的,开得热火朝天,树下挤满了人,看花拍照,你来我往,欢歌笑语,此起彼伏,叽叽喳喳的鸟鸣,和着这无边无际的喧闹,把春天弹唱得激情澎湃。

花是春天美的代言。诗人小黑说,花自顾自地开,美得无关乎阳光或不照。在他心里,花是最美的诗词,无需阳光的衬托和修饰。一路上,两边的绿树草林,在我眼前如常扫过,王老师却啧啧称赞。看她手机所拍:一棵棵树,高高低低,绿叶青葱,地上绿草如茵,水溪环绕,枝叶叠映其中,一截栈道,黑色如墨,春色被点染得意犹未尽。果然,“世界上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只要我们用心感受,山水城林,美简直无处不在。

王老师是复旦大学教授,她教学生诗歌。却说,诗歌是教不会的,只是教会孩子如何发现美,欣赏美。美在哪里?美在自然里生长,在时光里泼洒,在诗歌里酝酿,美就在我们的心里。“我回家要把它画下来,溪水旁还可以加上亭子,再配首诗。”王老师笑道。美,原来在心的想象下,可以增添别样的亭子和诗意的文字呢。

春游建邺,欣赏美景,跟着听老师的精彩妙论,确如一堂生动的美学课,让我学着在习以为常的日子里拣拾美,构建内心的“亭子”,感受特别的美。

回到家,又看了关于建邺十景诞生记的资料。前期,建邺区文旅局局长带着古稀之年的南京市楹联家协会主席袁裕陵和南京老城南历史文化研究会会长高安宁,走遍全区各参选处,现场考察每一个人围景点。几经勘察、推敲,才产生了诸如“莫愁烟雨、阳宫古韵、水滴闻音、鱼嘴江天”等十景。他们亦是美的使者,用心架起美的桥亭,让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建邺,惊叹建邺那些自然、人文方面的美,正如花绽放……

少年时代是在一条小街里度过的。这条闹中取静的小街,有岁月沧桑,又有童年梦幻。

在这条小街的中段,一处大石门洞里,有人经年累月经营着一个特别吸引小孩子们眼球的小书摊。摊主是一位约莫六十岁的老太太,虽说她患有先天性耳聋,为人却特别机敏,甚至有点儿旧时城里人的世故与狡黠。小书摊是让人坐在摊主提供的长条凳上现场阅览的,通常只要一二分钱即可就地借阅一本小人书,看完走人。有的孩子借阅一本小人书,因为识字寥寥,所以只看图画不看字,大约五分钟一本小人书就翻看完了。想再换一本看,就必须再掏钱借阅。

那个年代,通常每个家庭都有好几个孩子,开销大,负担重,日子都不大宽裕,作为家长每天给孩子的零花钱主要是用于购买文具和零食的,用完就不再给了。于是只好时不时地在放学以后跑去小书摊“蹭”书看,也就是挤坐在小伙伴身边,歪着头与别的孩子合看一本小人书。偶尔这么干还行,一旦被摊主发现,她就会皱起眉头给你脸色看,每当这时你就得自觉些了,要么当场掏钱借阅,要么主动离开走人,免得被摊主一顿数落。所以平时只好省下家长给的零花钱,一点点悄悄攒起来,然后去小书摊一次看个够,《三国演义》《薛仁贵东征》《宝葫芦的秘密》《沙家店粮站》《豹子湾战斗》《箭杆河边》《冬梅》……很是过瘾。

记得那天小书摊新到了一套《野火春风斗古城》,看完了上集,还急切地想看下集,可伸手进自己口袋摸了摸,发现口袋里空空如也,早已不剩一分钱。正当我悻悻地意欲离开时,摊主老太太左手捧着《野火春风斗古城》下集,右手轻抚我的肩胛,示意我免费拿去看。原来这位摊主老太太,并不是个锱铢必较之人啊,或许是我的心诚,抑或我的爱书精神感化了她吧?

不论时光过去多久,那个小书摊,始终是我人生记忆中一片迷人的芳草,伴我成长。

栀子花开呀开

深夜,我淹没在题海中,成堆成堆的试卷,像是怎么也写不完,又被一道数学题目绊住了进度,我焦躁烦躁,一把推开通向阳台的窗子,淡雅的清香扑鼻而来。打开阳台上的灯,噢!竟是栀子花。

我从未见过看得这样美的栀子花,远远望去只见一片栀子花所组成的海洋,白色的花朵上,泛着点点金光,就像散落的繁星。仔细看图才知道那是每朵花中的花蕊,在和月光互相嬉戏。

栀子花所有的生命力仿佛都在这一晚爆发了,梨白的花瓣层层叠叠,为金黄的花蕊披上一层圣洁的羽衣,染上浅浅的光晕。欲绽未绽的栀子花最美,外层花瓣还未褪尽青色,中央的花瓣一片卷着一片,与玫瑰有几分相似。却多了几分素净与高雅。

色疑琼树倚,香似玉京来。我凑上去想摘下那一抹香。

但是我没有摘,我不舍得那抹香因我而凋零。我在阳台上伫立凝望,觉得这一片栀子花海洋,不只在我眼前也在我心上缓缓涤荡,流转着,流转着,它带走了这些时日一直压在心

枇杷季走进西山,路边、村头、山上每个角落都是金灿灿的枇杷。当汽车开过玉带似的太湖大桥时,路边举着“上山采枇杷”牌子的果农,不停地向我们招手,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那天我约了几个文友,先来到了素有“青山溪水长流,户居林果丛中”之称的秉常村,去黄阿姨家买枇杷。黄阿姨今年六十多岁了,老夫妻俩种有100多棵枇杷树。黄阿姨为我们把购买的枇杷装箱打包,准备下午到快递公司寄出。她介绍了明月湾古村里的一家饭店,十分钟的路程就到。停车远望浩瀚的太湖,阳光透过云层,一缕缕照射到太湖中,水面上波光粼粼,像镀了金子似的,湖中的小岛更加迷人,真像世外桃源。

走进村口,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棵高大茂盛的香樟树,它静静伫立在那里,已经有千年之久,却仍然茂盛。一旁的小溪倒映出古香樟树那美丽的倒影,鱼儿在它的树荫下欢快地游来游去,给它的倒影又增添了一份美丽的色彩。

就餐的饭店面对着香樟树,真是占了古村绝佳的位置,电视剧《都挺好》在饭店里取过景,饭店墙上挂着剧照,这饭店也成了网红打卡地。老板的爷爷吴振九先生曾保护过这棵

□如皋 吴建

□南通 沈灵怡

□苏州 徐建平

□南京 刘月雄

□南京 李泳